

XIEXIA MIANJU

WANGSHUO XIAOSHUO ZHONG DE
ZHISHI FENZI XINTAI YANJIU

王益/著

——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心态研究

卸下面具

对镜子里的自己还算满意，一望可知，镜子里是那种在年龄和经济的双重压力下挣扎着，熬费苦心保持的类知识分子形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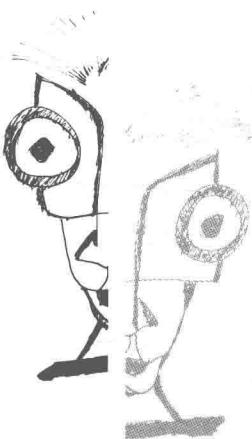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卸下面具

——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心态研究

王益/著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 成 都 ·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卸下面具：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心态研究 / 王益
著. —成都：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9

ISBN 978-7-5643-4309-5

I . ①卸… II . ①王… III . ①王朔—小说研究 IV .
①I207.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25708 号

卸下面具

——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心态研究

王 益 著

责任 编辑	祁素玲
封面 设计	原谋书装
出版 发行	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 (四川省成都市金牛区交大路 146 号)
发行部电话	028-87600564 028-87600533
邮 政 编 码	610031
网 址	http://www.xnjdcbs.com
印 刷	成都蓉军广告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 品 尺 寸	170 mm × 230 mm
印 张	11.75
字 数	203 千
版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9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43-4309-5
定 价	45.00 元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退换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028-87600562



前　　言

—

1991年，我在老家县城上高中时有幸于姑妈家里看完了电视剧《渴望》，被感动得眼泪汪汪的，从此也记住了有个编剧叫王朔。后来也陆续看过《过把瘾》《编辑部的故事》《爱你没商量》《顽主》等出自王朔编剧的影视剧，觉得剧中那些人挺能侃的，富有生活的幽默气息，特别对我的胃口。在大学就读中文系期间，通过学习“中国当代文学史”课程，我才知道王朔原来是个作家，但对王朔的了解也仅限于此，因为他的作品没能进入文学史的经典选读之列，也就无从带着更多的兴趣通过其他渠道对其作品给予关注。

从1993年读大学一直到大学毕业在高校工作的10余年时间里，我通过报纸、杂志和网络等对王朔及其小说的各种争议也偶有了解，但我仍未对其予以持续深入的关注。其实，这和个人的阅读习惯有关：我不喜欢先入为主，不想受别人观点的影响，尤其反感人云亦云式的风评。那些在社会上被热捧或者被贬损的作品，我一般不去阅读，即使要去阅读，往往都是在大家不提它的时候——通常是滞后5~10年，我想保持自己冷静而理性的判断。

如果不是2003年为在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攻读文艺学专业在职硕士学位而写的一篇论文，这一辈子我估计很难再去阅读王朔的小说了。很戏剧性的是，我记得我最初与导师商定的论文题目是“论柏拉图与孔子的文艺思想比较”，且也顺利通过了极为严苛的开题报告答辩。可是经过大半年时间的耕耘与磨砺，我的思维陷入了

极大的困顿之中。2003年，临近答辩前的三个月，我仍交不出初稿，内心极度惶恐与焦虑。我向导师求助，导师很宽容地告诉我换一个题目来写，争取2004年答辩就是。他当时问我有没有兴趣写王朔的小说，我不知道导师为什么对王朔小说感兴趣，于是问他写什么合适。他建议我写“王朔小说中‘另类’知识分子形象论”，就是这一建议，促使我第一次真正开始深入地阅读王朔的小说。

二

在阅读王朔的小说之前，我通过图书馆和网络查阅了大量有关王朔研究的相关资料，孤陋寡闻的我惊叹于王朔小说有那么大的魅力和“王朔现象”有那么多的争议，我当时想通过这种资料堆积式的方法迅速把论文“炮制”完。但我在写作的过程中发现越来越多的论者都爱以精英知识分子式的道德审判眼光对王朔小说中“反智”创作风格予以激烈的批判，而对其小说中到底写了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却谈得很少。我觉得这是有极大问题的，这也更加激起了我对王朔小说文本阅读的兴趣，尽管这种兴趣是不得已而为之。

带着对那些研究观点的种种疑惑，我东奔西走地买齐了王朔的所有小说作品，在工作之余，花了两个多月的时间来反复阅读，越读越喜欢，觉得他完全写出了普通人真实的生活情状，令我感到轻松愉快。尤其在广撒网般地阅读完所有小说再集中仔细清理了其中涉及知识分子形象描写与言说的内容后，我发现我个人的理解与那些研究资料的观点形成了强烈的冲突，我似乎理解了王朔，更看清了小说中那些知识分子的真实存在。当然，这也和我自己不够“高大上”有关。通过文本细读与阐释的方法，我很快完成了3万字的硕士论文，也顺利通过了论文答辩。但限于时间关系，我对论文中有些问题的分析还比较欠缺，尤其是对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在多变的社会生存境遇下的一些复杂心态的研究不够细致深入，是为遗憾。

又经过了10年的不断思考与积累，我想扩充与整改原论文内容的愿望变得越来越强烈，特别是近些年来我们这个时代现实生活中知识



分子的种种表现，更加印证了王朔小说中那些对“知识分子”的讽刺与变形并非完全处于虚构的一个事实。所以，至今我仍然坚信我当初在《王朔小说中“另类”知识分子形象论》一文开篇中的那个说法：“以当下的眼光来审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坛，有很多文学现象是值得我们不断重新反思的。历数此间纷繁驳杂的文坛掌故，倘论影响的广度与深度，由王朔小说创作引发的‘王朔现象’可谓其中的一个典型。而重提王朔小说及其在当时轰动一时的‘王朔现象’，对于理性地揭开罩在文学实体上的那一层层光怪陆离和浮躁虚幻的‘文化外纱’，尤其是对于我们正确探讨中国新时期以来文学前进方向中的文学观念的演进仍具有较大的范式意义。”我想，这也算是我对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心态研究的一个基本目的与意义所在吧。

三

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我国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从古代的“士”或“君子”，到现代独立的知识分子的产生，从新时期电影《人到中年》到王朔小说，知识分子问题始终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当然，要研究好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心态尤其是知识分子去掉面具化后的消极心态，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谈论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一项十分复杂的系统工程。

古希腊的哲学名言曰：“人，认识你自己”；英国的培根也说：“知识就是力量”；我们现在也常说：“知识改变命运”。这些都说明知识对于人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作为知识的创造者、传播者与运用者，知识分子在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过程中居功至伟。知识分子在人类历史上既享受过美好的蜜月期，但由于各种原因，也经历过极其痛苦的黑暗期，知识分子在以其精神与思想引领世人前行的同时，自身也在不断饱受着精神与思想上的煎熬乃至肉体上的折磨。不得不说的是，知识分子在保有神圣崇高光环的同时，首先还是人，当然，是人也就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且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对知识分子问题以各种形式的探讨，也是人类不断观

照、反省和救赎自身灵魂的过程。

回到文学本身，作为中国文学尤其是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话题，“知识分子”也无疑具有特殊的历史蕴含与现实意义。诚如贺绍俊先生在《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一文中所说的那样：“伴随着20世纪初叶新文化运动而开始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成长史和心路史。”^①也如李云抟先生所言：“在新时期文学的诸多审美对象中，中国当代知识分子更是个引人注目的所在。由于知识分子整体命运大起大落的时代戏剧性，如何看待他们在时代震荡中的行为和素质，便成为文学塑造知识分子形象的焦点。”^②作为社会转型时期活跃于中国文坛的一名“另类”作家，王朔在文学充满对知识分子命运关注的时代语境中，也不失时机地以小说的笔触涉及了对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与展示，且他以自己敏锐的生活感知与独特的审美视角塑造出来的一批知识分子形象显得新鲜而别致，将新时期文学对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反省与批判引向了更加深入的地步。

四

综观王朔所创作的三十多部（篇）小说，展现知识分子形象的代表作品有《顽主》《一点正经没有》《你不是一个俗人》《刘慧芳》《懵然无知》《谁比谁傻多少》《修改后发表》《我是你爸爸》《过把瘾就死》《永失我爱》《许爷》《无人喝彩》《枉然不供》《玩的就是心跳》《人莫予毒》等。在这些小说中，首先在三十余处以零散化的方式对“知识分子”这一富于时代特色的语汇从整体上赋予一种消极意义指称或带有贬义色彩的印象评价，典型如下：

知识分子嘛，知书达理，到哪儿都得是文明、进步、现

① 参见贺绍俊《文学中的知识分子问题》一文的说法，原载《文艺研究》2005年第2期，第4页。

② 参见李云抟《新时期文学与中国当代知识分子形象》一文的说法，原载《光明日报》，2001年10月31日。



代的代表，跟谁打交道都得是不卑不亢不冷不热，既令人刮目相看又不使人感到气焰逼人。这样才舒服，大家才亲切。弯腰弓背，诚惶诚恐，这样的嘴脸知识分子不但做不来（或者说刀不架在脖子上做不来），也受不了别人这样做，这样下作——哪怕是冲着自己来。（《我是你爸爸》）

“林生啊，你太注重形式了。”夏经平说，“你虽不是知识分子，却染了一身知识分子习气。”（《我是你爸爸》）

但和杜梅没怎么费事我就变成了一个演说家一个政客一个知识分子，简言之，一个君子。（《过把瘾》）

一群知识分子沿走廊狼狈溃逃而来，其中之一抓住我，指着走廊顶头一间烟冒得最粗的房间说：“那里有重要资料，快去抢救。”说完匆匆下楼而去。（《永失我爱》）

“咱是老粗但不是流氓对不对？见异思迁吃里爬外搞资产阶级自由化，那都是知识分子好干的事儿。咱们，你也不是一向顶瞧不上？”（《永失我爱》）

富丽堂皇的大厅挤着文质彬彬面带菜色的男女知识分子。很多人的行头不齐，譬如西服虽很笔挺但领带却又艳又俗，女士穿了贵重的长裙脖子上的项链却是假珠子。（《懵然无知》）

“顺哥还真有点知识分子派头了——西服板寸！”（《刘慧芳》）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蹿了起来，“还有没有原则？国民党给你钱你也去拍？知识分子的人格、气节什么的还讲不讲？”（《一点正经没有》）

“我觉得您特像古代那种落魄的知识分子。”杨重严肃道。（《你不是一个俗人》）

“这就是我，和知识分子迥然不同的，一个俗人的标准——我为此骄傲。”（《你不是一个俗人》）

“是这样的杨重同志。”美萍道，“你不承认，我也看得出

来。我觉得你虚荣心特别强，平时就有点知识分子的自命清高，不爱理人。”（《你不是一个俗人》）

“不是知识分子，一身知识分子毛病更要不得。”马青说，“我觉得美萍说得没错，但还没说到点子上。你那个虚荣心不是知识分子的，而是彻头彻尾小布尔乔亚虚荣心！你到农贸市场买菜连价钱都不好意思问嘛，不管开价多少丢了钱就走。”（《你不是一个俗人》）

“你瞧，赵老师，我就烦您这知识分子气质：羞涩。痛痛快快的，跟我您还藏首遮尾的干吗？您就是说您想当飞贼我对您的印象也一样富丽堂皇。”（《你不是一个俗人》）

那位少女的父母是一对身心交瘁、勤劳奉仕的中年知识分子，老实得连客气、寒暄都很慌张。（《许爷》）

“你自己清楚。你并不是你大肆渲染、描绘、想强加给我们那种知书达理、有着高尚理想和追求，只是偶尔愤世嫉俗、行动出轨的下层小知识分子的形象！”（《枉然不供》）

他是那种有觉悟的知识分子，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徒，忧国忧民，坚信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担在他肩上。（《玩的就是心跳》）

上吊投河都是农村那些没文化的妇女干的事，和你身份不符，吃安眠药倒是知识分子的拿手戏，比较文明，既减少痛苦又可以保持尸首完整不变形和面目安详，可惜家里这点安眠药不够致死量。（《人莫予毒》）

满嘴污言秽语——他们会伤心的。张副院长毕竟是个知识分子干部，文雅一些。（《看上去很美》）

朱老师严厉批评了他。吴迪爸爸也到学校来了。那是个戴着眼镜文质彬彬的知识分子模样的军人，可以看出女儿的鼻子、嘴和皮肤遗传自他。（《看上去很美》）

前来滋扰的造反派大都是文教系统的小知识分子，体格弱，架着眼镜，很多人是中年人，被打得脸红脖子粗还挣扎着昂首讲理。（《看上去很美》）



从上面众多关于“知识分子”的片段言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归纳出知识分子的这样一些特点来：第一，注重形式，讲究派头，爱好面子，知书达理，行为举止得体、文雅，表现出文质彬彬的君子模样；第二，知识分子代表了文明、进步和现代，有着崇高的理想追求，注重人格、气节，觉悟高；第三，知识分子爱愤世嫉俗，自命清高且冷漠待人，虚荣心强，爱装羞涩，为人不痛快；第四，知识分子清贫、懦弱、胆小、落魄；第五，知识分子喜见异思迁，吃里爬外，钩心斗角。小说中对知识分子的这种印象，总体上都带有讽刺性或贬义色彩，即使有些看似是对知识分子充满了恭敬，但由于将知识分子的言说放置于小人物们戏谑化或“痞化”的语境中，于是“知识分子”也就自然成了小人物们调侃式生活场域中的“助推剂”。

除对知识分子赋予语汇印象般的展现外，王朔在小说中更是对几类充满典型职业习性的知识分子形象进行了集中的刻画，这样就给我们留下了诸如王亚茹、刘桂珍、宝康、古德白、关汉雄、王明水、赵尧舜、牛大姐、刘书友、陈居仁、李冬宝、戈玲、于德利等一大批鲜活的知识分子形象。在小说中，王朔总会极尽调侃地让那些道貌岸然的知识分子群体以滑稽、荒诞的形式别别扭扭地溜进言说场景中，诸如霸道的刘桂珍、怪癖的王亚茹、卑俗的宝康、教条的古德白、孤傲的关汉雄、猥琐的王明水、虚伪的赵尧舜、僵化的牛大姐、自私的刘书友、老道的陈居仁、油滑的李东宝、尖酸的戈玲、精明的于德利等。王朔小说中的这些知识分子形象完全颠覆了人们对传统意义上那种知识分子神圣崇高的概念认知与现实认同，他们看起来更多的是徒有知识分子的表，而缺少知识分子应有的精神内质。

概而言之，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群像，脸谱各异，心态不一，他们或在贪名中流露虚荣心，或在求利中沾染市侩气，或在护短中掩饰不诚实，或在守道中暴露无知性，一切都在“丑陋”中真实着。而王朔之所以在小说中这样来塑造知识分子形象，其实都是与他平民化的立场紧密相连的。他从自身深切的生存体验出发，将知识分子搁置在处于社会生活底层的那些无赖的、无奈的乃至无聊的小人物或边缘

人物的言行场域中，因此，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在整体形象上就难免呈现出一种世俗化的面貌或趋向来。且较之于以前那种大写的、光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王朔小说中所塑造的知识分子形象是被赋予了真实平常的人格缺陷或人性弱点后来加以呈示的，因而也是“另类”的。这样，在王朔小说中很多地方时不时地对以学者、教师、作家、编辑、医生、工程师等为代表的职业群体式样的知识分子们所进行的恣意的戏谑与放肆的调侃的背后，自然也映衬着一定时代的人们对知识分子问题的反思。

五

知识分子到底是什么？知识分子是神还是圣？王朔在小说中作了如是回答：“谁也不比谁傻，谁也不是圣人。”他这样说，无非表明知识分子也是普通人，也有常人的性格问题，与其板着面孔做人，还不如卸下面具，呈现出一颗真实的内心来。

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知识分子身上普遍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妥协性和依附性，而喜欢戴着面具做人也是其常有的一种状态。在异化性的生活层面里，大多数知识分子缺少真正意义上的精神人格独立，且在人生目标进发中的地位落差往往又给其带来内心的极度焦躁与不安。实际上，当知识分子丧失主体地位或在盲目追寻中逐渐迷失自我而不予觉察与反省，却又总想固守自己的地位，把自己同别人截然区分开来以示自身价值不菲的时候，其结果就是迅速堕入比一般民众还要糟糕的境地。王朔小说通过对那些不同寻常的知识分子形象作有力的写照，也给我们这样一种暗示：高尚与卑贱其实并无明确的界限，更多人都处在一种矛盾的境况中，知识分子也是人，也难以避免生活中的一些具体问题。也正是如此，探寻和总结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不仅可以考见中国文学的得失，也能促使我们对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现实形象多一些清醒的认识。

当然，王朔之所以以小说的形式对知识分子生发浓烈兴趣，显然并非为了一吐他内心多多少少还存在着对知识分子的崇敬和仰慕，或



是试图“借壳上市”，通过塑造知识分子样的人物典型来增加其作品思想上的厚重感。因为在其小说中表现出来的知识分子的形象毕竟不像那种正面的、积极意义上的形象，更颇有些像知识分子传统性格痼疾的大汇聚。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更多的成了评价和衡量人们日常行为的一个“道德参数”，尤其是在诸多“小”人物眼里，知识分子在社会的变化发展进程中无奈地“沦落”成了一批“弱势群体”。尽管知识分子作为精神主体的地位仍令人艳羡，但由于生活中总是有着太多的不如意困扰着他们，加之人们的价值观念越来越走向物质化，使得知识分子这种精神上的强势地位不断被弱化与旁落，且反过来还让那些本无多少作为的小人物们去对其尴尬的处境予以深深的同情。说到底，在王朔笔下，知识分子更多的只是作为一个象征性的符号罢了。“知识分子”往往成为一个不那么光彩体面的代名词，有时，“知识分子”只是一种泛泛之称而已：凡体现出特指的知识分子身上那些陋习的人皆可归入此列，甚而至于在描述或形容一个人在生活中所面临的困难处境时，小说中的那些小人物们也总爱十分自然地拿“知识分子”来进行串接和类比。可见，在小说中，人们大多表现出对“知识分子”这个名号的不恭，对充满知识分子气息的人更是充满鄙夷和讽刺，在芸芸大众面前，曾以“精英”自居的知识分子仿佛成了无能之辈。

王朔在小说中也并非真正想标明作者本人的认知水平，更谈不上对知识分子自身的改造与建设等问题的拓展。归根结底，王朔小说创作的真正意图其实难逃开涮之嫌——在对所谓的知识分子的幽默揶揄的氛围中达到作者笔下那些小人物们精神上的自足与充实。具体说来，就是王朔在小说中借那些小写的具体的“人”之手，紧紧抓住所谓的知识分子或知识分子式的大写的“人”身上那种武断蛮横、沽名钓誉、虚伪自私、妄自尊大、自命不凡、目空一切、玩世不恭的“气概”或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特质与消极心态来，聊以掩饰或慰藉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诸多无奈境遇，为他们也是为作者自己找到一个合理的生存理由或寻求一种心理上的平衡点。同时，也悄然宣布这种与他们自身来说显得相当陌生的知识分子化的生活行为方式的疏远与背离，从而在疏远与背离中不

断挖掘、发现、肯定、确证和维护自我的形象与价值体系。

六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研究王朔的许多论者都喜欢动辄对王朔小说从文化层面去加以批判，譬如“反知识分子”“文化大革命”意识之类的，实际上始终在逃避小说文本反映的现实话题。当大家都喜欢盲目跟风去棒杀一个作家及其作品时，我们能不能换一种角度去理性地看待其作品本身的蕴含以及给我们的一些启示呢？

我们不得不承认的是，作为一位颇有个性的作家，王朔用自己那独特而敏锐的生活笔触为新时期的小说建构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中国面临政治、经济、文化等全面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王朔小说以别样的风格新鲜出炉，极大地盘活了死寂已久的中国文坛，也强烈地刺激和滋润了干涸的读者市场。进而而言之，在中国文学传统的一元思维模式和话语统治地位骤然崩溃并逐渐走向多元化格局的情形里，随着王朔小说的阅读指数呈几何型攀升与暴涨，那些长期处于或曾经处于思想禁锢中的人们从他大量充溢着调侃意味和反讽精神的作品中越来越明显地感受到了个体生命的真实存在，在小说酣畅淋漓的言语撞击下，许多淤积的情感在短瞬间得到了合理有效的宣泄、排解与释放。从蒙昧中苏醒过来的普通民众突然感悟到小说原来可以这样，生活原来也还能这样。在他们眼里，王朔将一切类似于自身的生活的内涵变得更加轻松、简单和真实了。在此角度上来理解王朔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就相对容易得多了，毕竟，知识分子不是神，也不是绝对的圣，知识分子是人。文学说到底还是人学，在歌颂人性光辉的同时，暴露和揭示人性的弱点或缺憾也是必要的，小说的功能也不在于作家要告诉我们什么，而在于我们受众能从中悟出什么启迪或引起什么共鸣，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审视与心态的剖示也应该如此。

王 益

2015年1月

目 录

- 1 / 第一章
从精英意识到平民话语的后知后觉
——王朔小说中去面具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孕育
- 21 / 第二章
知识分子“有理”与“无知”的逻辑悖论
——王亚茹、刘桂珍的蛮横偏执心态
- 57 / 第三章
知识分子“为名而文”与“一文不名”的辩证
——宝康、古德白、关汉雄的沽名钓誉心态
- 89 / 第四章
知识分子“灿”外“烂”中的美丑对立
——王明水、赵尧舜的自私虚伪心态
- 109 / 第五章
知识分子物质追求与精神堕落的“异质同构”
——《人间指南》编辑群体的妄自尊大心态
- 153 / 第六章
历史文化传统与现实生存境遇碰撞下的论战
——王朔小说对知识分子心态剖露的深层动因与价值意义
- 168 / 参考文献
- 171 / 后记

第一章

从精英意识到平民话语的后知后觉

——王朔小说中去面具化的知识分子形象孕育

阅读王朔小说时，我们不难发现，他笔下的知识分子始终是作为小说中那些充满“痞气”的小人物的对立面出现的，且知识分子几乎是在褪尽耀眼的光环后被加以世俗化色彩来进行塑造的，他们与一般民众在本质上并无多大区别。而知识分子形象在小说中的这种处理，其实与作家本人的民间生存体验紧密关联着，它反映了作家与知识分子立场对峙情形中的审美视点迁移和转换。把个人平凡的生活历练同现实知识分子的境遇进行叠加、融合，将知识分子当成常人本身来看待，重视对普通人生活状态的剖析，在作家这样的艺术创构里，孕育出的必然是一种崭新的知识分子形象。

王朔起步于文坛之时，正值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结构逐渐发生整体性迁移与裂变之期。中国刚刚从一场空前的民族灾难中复苏过来，有识之士便从历史的深刻教训出发，强烈要求和呼吁社会的变革，希冀重构理性的精神世界，以唤起民众的良知，提高国民的素质，促进民族的振兴。在中国 20 世纪 70 年代末起一直持续于几乎整个 80 年代这样一个精神贫乏的思想启蒙的年代里，文学顺势成为一种社会文化热潮而不断充溢和丰富着大众单调的精神生活。作家们纷纷选择小说这种最富表现力的文学样式作为最直接、最有效时代传声筒，传达着对历史磨难的慨叹、对现实生活的关注以及对未来前程的美好憧憬与寄托。在这样的思想预设下，作家一时间仿佛成了正义与智慧的化身。此一时期，文学仍高举现实主义的大旗继续承担着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政治历史使命，文学尤其是严肃文学因靠近政治、贴近理想、倡导价值而成为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而众多文化热点、焦点问题往往又以小说的严肃命题为发端继而掀起一股股社会浪潮。

但正如王朔小说《刘慧芳》中的一位主人公所说的那样，“虽说时代在变，道德还是古代的道德”。显而易见的是，当我们所处的社会已然进入到一个崭新的正酝酿着一场重大变革的时代时，许多人的思想脉管里仍流淌着传统道德的血液，且习惯安于这样。这种思想上的根深蒂固，也直接浸润着人们日常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反映在小说的创作观念、创作手法和审美理想的追求上，处于新时期的作品们大